

駢語雕龍
四



群芳譜

四

駢語雕龍卷之四

衣

子夏不仕。甘樂道於懸鵠。

孫卿子曰。子夏家貧。衣若懸鵠。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

王恭步行。喜暎雪於披鶴。注見雪註。三命有

葱衡之錫。

禮記曰。一命繒。二命黼。三命赤。四命黼。五命赤。六命黼。七命赤。八命黼。九命赤。十命黼。十一命赤。十二命黼。十三命赤。十四命黼。十五命赤。十六命黼。十七命赤。十八命黼。十九命赤。二十命黼。二十一命赤。二十二命黼。二十三命赤。二十四命黼。二十五命赤。二十六命黼。二十七命赤。二十八命黼。二十九命赤。三十命黼。

一篋慰寒泉之思。

後漢書曰。章帝嘗幸南宮。閱陰太后器服。愴然動容。乃賜東平王蒼書曰。惟王孝友之德。今送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毛詩曰。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迎拜趨車。顛倒悟於魏擊。

說苑曰。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賜太子衣。令趙倉唐雞鳴時至。太子迎拜發篋。衣盡顛倒。太子趨具薦曰。非爲寒也。欲召擊也。無誰與謀。故遣子以詩曰。東方未

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裁減稱體。麤故訝夫張融。

齊書曰。高帝賜張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今送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着。已令裁減稱卿之體。

百領曾錫於周瑜。

吳書曰。孫權每

賜周瑜衣。寒暑皆百領。

三褚特賜於南粵。

漢書曰。帝賜南粵王佗。上褚二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注云。以綿裝衣曰褚。

褕襜稱夫邊讓。冀魏武之登庸。

邊讓別傳曰。邊讓才辨俊逸。孔

融薦於魏武曰。邊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于褕襜則有餘。顏師古曰。褕襜直裾禪衣也。

羅襪托夫彥回。膺朱門之急召。

宋書曰。明帝疾。召褚彥回入。帝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着黃羅襪耳。黃羅襪。乳母服也。

五法既明於戴禮。

禮深衣曰制有十二幅以應十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圓繩及腰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

三服亦供於齊邦。

漢書曰齊國有三服。官奉獻冠。幘縱爲首。

服。純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

耿恭決穿迴自疏勒。

後漢書曰耿恭自疏勒回衣屨穿決。形容枯槁疎勒見下征敵註。

若敖藍縷啓夫山林。

左傳曰若敖蚡冒。筓路藍縷。以啓山林。注云藍縷弊衣也。

清節於祭彤。

後漢書曰祭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美其清約。賜之衣被什物。

伏儉德於晏子。

見上三公註。

煖生四座。宋高嘉寵乎超宗。

宋書曰謝超宗嘗詣東府。

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

服列三公。漢明特貺於郭賀。

後漢書曰郭賀爲荊州刺史。有殊政。顯宗賜以三公之服。勅行部去幘帷。令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

到溉顯名以

率素。

南史曰到溉。惟率儉。不好聲色。冠履十年一易。朝服至或穿補。

范曄口口於精微。

宋書曰范曄性精微。有思致。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之。

國用不充。練布價騰於王導。

曰蘇峻平後。帑藏空竭。惟有練數千疋。賣之不售。而國用不足。導與朝賢俱製練布單衣。於是士庶翕然競服之。練遂貴。端至一金。

交道寢喪。葛衣意惻於孝標。

梁書曰任昉素清貧。卒後其子西華冬日着葛陂練裙。道逢劉

孝標。泣然矜之。乃著廣絕交論。譏其舊交也。

齊國會聞於至胥。

見上薦賢註。

漢宮未見於曳地。

史記曰漢慎夫人衣不曳地。

將臨郊所。被華袞以象天。

禮記曰郊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

未出殿門。斷單衣而離地。

漢書曰蓋寬饒左遷衛司馬。未出殿門。斷其單衣。令離地。

江湛遇浣以稱疾。

宋書曰江湛爲吏部尚書。無兼衣。嘗爲上所召。遇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

起。

子服因諫而見囚。

見上薦賢註。

尹范貧交。互爲出入。

謝承後漢書曰尹范與范史雲善。二人俱貧。出入共一單衣。到入門外。范年長。常先着衣入。須臾出解與雲。

僑札舊識。交

相贈酬。左傳曰：吳季札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辨漢高之五時。

漢雜事曰：高祖時，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令羣臣議天下所衣服以安天下。謁者趙綏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五時衣，始於此。

識唐帝之三浣。

唐書曰：肅宗性節儉，嘗出袖示近臣曰：此衣三浣也。

任木每題夫合意，迺見易於門徒。

王子年拾遺記曰：任木觀書，有合意處，則題於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

易，襄子即脫於附身，從呼擊於豫讓。

春秋後語曰：趙襄子滅智伯，其臣豫讓爲之報讎，伏於橋下。襄子馬驚得之，讓曰：讓固伏

伯矣，遂伏劍而死。

齊桓惡紫。

尹文子曰：齊桓好服紫，國人盡服之，公患之。管仲曰：君謂左右甚惡臭，於是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

晉文矯奢。

尹文子曰：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未幾國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

上表辭官，遂掛於神武。

齊書曰：陶弘景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

肥遯自足。

易曰：上九肥遯，無不利。

頻爛於郭慮。

晉書曰：高士郭文居大辟山，嘗着鹿裘葛巾，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善，

廳使致鞞衣，文不納，使置於室中，至爛竟不服用。

楚莊偏尙於博袍。

墨子曰：楚王沈慶應召於戎服，

宋書曰：沈慶之領隊防東門，劉湛被收之夕，召慶之，遂戎服入，上見驚曰：卿何意急裝？對曰：夜半召

隊主不容換服。

朱勃方領，誠漢室之偉儒。

後漢書曰：朱勃能誦詩書，嘗候馬援兄况，勃衣方領，能矩步。

江充曲裾，豈燕地之奇士。

漢書曰：江充初召見，衣單衣曲裾，容貌甚壯，帝謂左右曰：

燕趙固多奇士。

漫自拂蹠，哂陳暄於升坐。

陳書曰：徐陵爲吏部尙書，縉紳之士皆嚮慕之。陳暄以玉簪搔髮，紅絲布裹頭，袍拂蹠，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竟無忤容。

希旨熨床。

陋敬容之焦背。

南史曰：梁武帝時，嘗有侍臣衣冠卷指，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何敬容希旨，常以膠清刷髮，衣裳不整，伏牀裏之，或暑月背爲之焦。

王敦脫故，不作於列婢之觀。

晉書曰：石崇

中常有十餘婢列侍。客如廁，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而王敦脫故著新，意氣無怍。婢相謂曰：「此必能作賊。」

桓冲怒新衣反服於內子之語。

世說新語曰：桓冲不好著新衣，浴訖，妻送新衣，冲怒，催使將去。婦遣持還，語云：

衣不經新，何由得故？冲笑而服之。
桓氏家譜曰：冲娶王恬女，字女宗。

袍

入秦須賈，尙遺范叔之綈衣。

史記曰：魏須賈譏范雎於魏齊，笞擊幾死。後秦竊載以歸，代應侯爲相。魏使賈聘秦，雎弊衣往見。賈驚曰：「范叔何一寒如此哉！」取綈袍賜之。未幾，賈至相府，知丞相卽雎也，乃膝行謝罪。雎責之曰：

爾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尙有故人意耳。綈，帛也。

獻詩宋生，能奪東方之錦袖。

見上御宴註。

幽州都督紫袍製金字之榮。

唐書曰：狄仁傑轉幽州都督，武后賜紫袍，以龜帶自

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

殿陛三司紗服易開門之對。

宋雜志曰：三司使包拯，衣紗公服，閣門使請易之，詰曰：「有何條例？」對曰：「不見舊例，只見至尊御此耳。」乃易之。

裘

浮光之制，織成龍鳳之交。

蘇鄂杜陽編曰：唐南粵國進浮光裘，以五綵織成龍鳳，綴五色眞珠，上衣以獵，忽值暴雨，而裘無沾潤，上異之。

酌酒之歡，遂棄鸛鷀之服。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與

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苦，以所服鸛鷀裘往市買酒，與文君爲歡。

翠雲盡制於章采。

宋玉風賦曰：主人之女，翳垂日之華，被翠雲之裘。

紫綺布錦於雜施。

李白撫月詩序曰：白着紫綺裘，烏紗帽，與客數人，棹歌過

淮。
蘇生遊秦，竟致黑貂之弊。戰國策曰：蘇秦說秦，魏王送田文入府，能逐白狐之求。史記曰：田文號孟嘗君，因秦囚，乃說

秦已獻昭王，有客能狗盜入秦宮藏內，盜得獻之，遂得歸。熊皮鄣泥，識長孫之儉德。見上三

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乃備安車聘之，三返而後至。蠶雪叢說曰：嚴子陵本姓莊，避顯宗諱，遂稱嚴氏。簡子懲戒於細人，不聽白狐之諫。說苑曰：趙簡子衣殺羊裘，其宰進諫曰：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

聞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慧琳素餐於宰相，徒速黑衣之譏。見上丞相註。服獻雉頭，終見焚於晉主。晉成寧起居註曰：大司馬程據

上雉裘一領，詔曰：據此裘非常衣服，損費功用，宜於殿前焚之。史記曰：襄敬齊人，脫衣輓輅，去其羊裘，見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兵

伐蚩尤，王母遺玄狐於入夢。見下克敵註。化行南國，大夫被羔羊於委蛇。毛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註云：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

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冠

夏制毋追。三禮圖曰：夏之冠毋追，以漆布爲殼，以緇縫其上。周有委貌。三禮圖曰：周之冠曰委貌。高山側注：行人謁者之儀。三禮圖曰：高山冠，一曰側注，梁秦制：行人使者所服，今謁者服之。

柱後惠文。執法近臣之服。

三禮圖曰。柱後惠文。餘見上御史臺注。

楚子通梁。

淮南子曰。楚莊王通梁組細冠。

魯儒章甫。

禮記曰。孔子對魯公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

肇

基亭長。常服竹皮之冠。

王應麟玉海曰。漢高祖爲亭長。以竹皮爲冠。及貴。常冠。謂劉氏冠。應劭曰。以竹始生皮爲冠。今鵲尾冠是也。

奮怒將軍。裂成苞楯之制。

周遷輿服雜志曰。楚漢會于鴻

門。樊噲聞急。乃裂苞楯以冠。排入羽營。

集烏曾感於曾參。

抱朴子曰。夫烏三三數奇也。是以有虞。三足集其庭。曾子鋤瓜。三足萃其冠。

飛蟬更欣於朱异。

梁書曰。朱异除中書郎。有飛蟬集异冠上。時咸謂蟬

珥之兆。後果如其言。盛飾啟釁。始鄙劉虞之補穿。

後漢書曰。劉虞爲公孫瓚所誅。初虞以儉素爲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飾。時人以此疑之。

法冠自誇。豈憚

郭彰之截角。

見上侍御史註。

弁師之司五冕。

周禮曰。弁師掌王之五冕。朱裏延組五采。纁十有二就。

彥回之惜三蟬。

齊書曰。何戢爲侍中。上欲加散騎常侍。尚書令褚彥回曰。臣與王儉已左珥。若復加

戢。則八座便有三蟬。酒以戢爲吏部尚書。

推薦有機。樂彈於貢禹。

漢書曰。王陽與貢禹爲友。陽爲益州刺史。禹聞之。彈其冠以待薦。陽薦禹於成帝。召爲大夫。

嘉遜興志。

易曰。九五。嘉遜正吉。

東觀漢記曰。王莽攝殺子宇。逢萌謂其友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即解冠掛東門而去。

鵲尾頒於高官。

見上註。

鹿皮著於致仕。

宋書曰。何尚之致仕在家。常着鹿皮冠。後復拜開府儀同。沈慶之戲曰。今日何不著

鹿皮冠也。楚莊絕纓而待士。莫究失儀。

司馬彪戰略略曰。楚莊王賜羣臣酒。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王曰。賜人酒使醉。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皆絕去冠纓。然後上燭。

宋文拔貂

以接臣。足徵寵任。蕭子顯齊書曰。宋文帝時。殷景仁爲侍中。情任親密。與帝接膝共語。貂拂帝。帝手拔貂置案上。語畢。復手插之。

交讓知求舊之旨。東觀漢記曰。馬援與公孫述有舊。援入蜀。述見之甚喜。冠之交讓之。

冠立舊枝木聞訾聖之言。莊子曰盜跖貴孔子曰爾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主。漢代郎中用駿鵠而昭寵。史記曰高祖時藉儒孝惠時閼孺婉倭貴倖與上同

臥起故惠帝時郎中皆冠鵠。齊時常侍著貂蟬以顯榮。齊書曰周盤龍爲散騎常侍武帝謂曰着貂蟬何如兜鍪答曰此貂蟬從兜鍪中生耳。大傳寬饒之制。漢書曰蓋寬饒

初拜衛司馬。小聞子夏之稱。漢書曰杜欽字子夏目偏盲社業亦字子夏時人號欽爲盲子夏以相別欽惡之適爲小冠廣裁一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子夏。突基擅名雲公見戲於燒

燭。齊書曰陸雲公善奕基嘗夜侍武帝冠燭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爲侍中故以此戲之。得貂待爵江淹獨欣於採薪。蕭子顯齊書曰江淹嘗採薪得貂蟬一具將獻以供養母曰此乃汝之休徵也可留待得侍中

著之後。鄒國俗革於長纓。韓子曰鄒君好服纓左右皆作長纓。零陵詔取於文竹。周書曰成王將加元服周公使人來零陵取文竹爲冠。魏牟敗縱

之諷欲求治國之天江。桓子新論曰魏牟見趙王制冠王問治國對曰大王誠能重國若此二尺縱則國治且安王曰社稷之重比之縱何也曰大王制冠必求良工者非爲其敗縱歟今治國不求良工而任其私愛非輕國於縱耶王

無以。王升愛穀之言當思興邦之賢佐。戰國策曰王升謂齊王曰王之愛國不若愛尺穀也王曰何謂升曰王爲冠衛文大而使工者爲其能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

帛。左傳曰狄人滅衛齊桓封衛于楚丘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魯國紫綵。禮記曰玄冠紫綵。遠遊施于禁之寵遐慕漢高之風。魏文帝與于禁詔曰昔漢高脫衣以衣韓信光

武解綬以帶李忠。今進賢隆李繪之恩勿學侯景之叛。北齊書曰文襄嗣業以前司徒侯景最進賢冠賜李繪曰卿但直心事孤當用卿爲三公勿學侯景叛也。文雅既訝於

欣泰。梁書曰：張欣泰爲直閣部兵校尉，通涉雅俗，下直簡辟，復怪於衛靈。國語曰：定王使單襄公聘楚，假道於陳，陳靈公南冠以着鹿皮冠，挾素琴。武帝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如夏氏：單子歸告王曰：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乎。

制閱南部之題，謂卿家之舊事。後漢書曰：崔林給事黃門參，定禮儀，帝嘗閱故府得舊冠，題曰：南部尚書崔逞制，顧謂林曰：此卿家舊事也。文聳北斗之戴，非帝室之恆

規。曹植與陳琳書曰：夫披翠雲以爲衣，戴北斗以爲冠，帶虹霓以爲紳，連日月以爲佩，此服非不美也，然而帝王不服者，望殊於天，志絕於心矣。八佾並戴乎方山。三禮圖曰：五采方山冠，祠廟天子八佾樂五行舞人所服。四星咸

加於巧士。漢輿服志曰：巧士冠惟郊天黃門從官四人冠之，以備宜者四星。卑挾慨梁冀之陋。漢續書曰：梁冀改輿服制，卑幘狹冠。彈治稱張武之能。漢書曰：張敞弟武爲梁

取黠馬者，利其銜策，當作柱後惠文冠治之耳。敞曰：必辨治梁矣。

帽

蜀王惡危腦之名，風俗嚴於立禁。五代史曰：蜀王衍晚年，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即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爲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沈子得蒼頭之號，羣蠻肅於

畏威。宋書曰：沈慶之討河北諸山蠻，大破之，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着狐皮帽，羣蠻惡之，號蒼頭公。孟嘉落帽於西風，宴樂忙寮佐之會。孟嘉別傳曰：孟嘉爲桓溫參軍，重陽溫宴龍山，寮佐畢集，時風

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頃如廁，孫盛作文嘲之，著嘉坐，嘉還即答，四座嗟嘆。李晟著繡於北塞，謀猷奪涇原之心。唐書曰：李晟收京師，每與朱泚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李懷光惡之，箴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繡爲賊

顧哉。晨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欲令見之，奪其心爾。
謝安寬遲，起加禮於進見。
晉書曰：謝安爲桓溫司馬，溫詣安，值其理亂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曰：令司馬著幘進見，重如此。
王濛誇伐，終膺

贈於瞻容。
晉書曰：王濛美姿貌，嘗著破帽入市，市上競競遺之新帽。

巾

折角慕林宗之高風。

後漢書曰：郭林宗嘗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拆一角以爲林中巾，其見慕如此。

漉酒識陶潛之逸趣。

南史曰：陶潛漉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着之。

三公尊榮

於烏角。

晉書羊祜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落歸故里。三公見上三公註。

中郎談笑於白綸。

晉書曰：謝萬簡文辟爲從事中郎，白綸巾鶴氅而前，帝與譚移日。

帶

裴度視師，服憲帝通天之賞。

唐書曰：裴度討蔡，憲宗賜通天御帶。

衛公戡難，拜文皇于闕之珍。

唐書曰：李靖封衛國公，白孔六帖曰：李靖破蕭銑，文宗賜于闕玉帶。

黃銀

龍褒玄齡之功烈足羨。

唐書曰：杜如晦薨，帝嘗賜玄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泣然流淚，曰：黃銀鬼神長之，更取金帶，遣玄齡送其家。

白玉卻買文正之識見獨高。

名臣遺事

曰：王文正公且有貨玉帶者，弟因獻公，言甚佳，公曰：玉名石也，得不重乎？自貴重而使觀者稱好，毋乃勞乎？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

馬植蒙元贊之恩，終抵罪於詰責。

唐書曰：馬植爲中書侍郎，左軍中尉馬元贊最

爲帝寵信。賜通天犀帶。而植與元贊善。遂以帶遺之。它日對便殿。帝識其帶。詰之。植震恐言狀。坐貶節度使。

世勣斬文瓘之贈。識大才之純全。

唐書曰。張文瓘爲井州參軍時。長史李勣入朝。文瓘與屬僚二人與餞。勣

贈二人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勣曰。若某猶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

新帕之封。卽還於婦人之號泣。

芝田錄曰。白中令詣蒯蘆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安

上門。見一婦人以新紫帕封置於門闌。婦人遺失。公得之。忽婦人號泣曰。夫犯刑憲。有能救護。惟欲寶帶。今晨遺失。夫不免極刑矣。公以帶還之。明日再見蒯蘆生。曰。秀才近有陰德。來年及第。位極人臣。

紫金之寶。命付於高麗之

來朝。

唐書曰。高宗破高麗。得紫金帶。後高麗遣使來朝。因言於內臣曰。紫金帶本國無是。歲荒民散。干戈屢起。幸在內帑。一見足矣。上聞之。命封付其使。

文靖英明。他日知四兒之繫。孫公談圃曰。呂文靖公生四子。公弼

公著公爽公儒皆少時。文靖與夫人語四兒他日。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令小鬟擊四寶器貯茶。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走告夫人。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後果然。

楊素榮寵。當時誇

萬釘之頒。隋書曰。上賜楊素萬釘寶帶。

內侍之拾文書。宋庠因寬以墜地。

呂氏家塾記曰。宋庠嘗奏事而帶寬。誤墜文書于地。不顧而行。仁宗呼內侍拾以與之。議者謂仁宗有人君體。宋公得大臣體。

刺客之持匕首。韓琦安寢而棄金。

塵史曰。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攜匕首至臥內。遂塞帷帳。公問爲誰。曰。某來殺諫議公。曰。汝攜余首去。曰。某不忍。願得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俄有守陣

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

居士遵錦帶之儀。

禮記曰。居士錦帶。

忠臣詠蘭紉之佩。

屈原楚辭曰。紉秋蘭以爲佩兮。製芙蓉以爲裳。

狄仁傑都督幽州。登陞恩隆

於龜帶。見上白樂天吟詠佳句。冲天勢起於鸛銜。

白居易詩曰。魚綴白金隨步躍。鸛銜紅綬遶身飛。

周王北征。珠澤有白石之獻。

穆天子傳曰。天

子北征舍于珠澤。獻白玉石朱帶具飾三十。

唐祖下詔。朝堂嚴花犀之規。

炎穀子曰。唐初詔令一品至三品金鈐。四品六品花犀鈐。七品九品銀鈐。庶人鐵鈐。

子華東以立朝。言語可

通乎賓客。見李

李札贈於聘鄭。情義已結于大夫。見上

衣註。

笏

故笏甘棠。魏徵顯五世之對。

六帖曰。魏徵五世孫。臺帝問家中事。詔頗有存者乎。臺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

入奏殿陛。余靖

用一字之微。

凍水記聞曰。余靖奉使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爲目。上顧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

置囊起制於九齡。

白孔六帖曰。張九齡體弱。有醜籍。故事公卿皆摺笏于帶。而後

乘馬。九齡獨使人持之。因毀爲笏。擊額表節於秀實。

唐書曰。朱泚欲僭位。段秀實勃然執象笏。唾泚而罵曰。狂賊可殲。萬段我豈從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頰流血。被面匍匐走。

高視參軍。徒囚柱頰。

而妄對。

晉書曰。王徽之爲桓冲參軍。冲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扳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

耐辱居士。陽爲墜地以失儀。

容齋續筆曰。司空圖隱於王官谷。柳璨召之。圖

陽爲衰野。墜笏失儀。得放還山。

流汗沾衣。王生倒持於桓子之見。

桓溫別傳曰。溫克復舊京。進大司馬加黃鉞。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王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措。倒執手版。流汗沾衣。安舉

動不異於常。偏目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置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笑語移日。

解劍帶笏。周武創制於呂望之言。

周書曰。武王不閉外門。以示無懼。去劍帶笏。以示無

歸呂望見見上太師註復本知官祿於明通參軍辨休咎於善相南部新書曰李參軍善相笏休咎呼爲李相笏又有龍復本者無目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溫太真奮

怒於錢鳳之擊朝廷賴以綱維晉記曰王敦溫嶠爲丹陽尹嶠內欲離敦而外飾讓錢鳳覺之未言嶠知將問已因敦公坐強鳳酒不肯飲嶠以手扳擊鳳嶠字太真晏元獻積威於僕隸

之冤南都因以出守宋詩話曰晏元獻以笏擊死僕隸出守南京歎想於憤烈孫樵纂文貞之銘孫樵文貞公笏銘曰靈多鷹角比于獻骨合以憤烈在公爲笏感激於

觀瞻端符著衛公之記章端符衛公故物記曰賜書一函它物一器發矇有玉帶錦袍象笏大鏡等物賜書多言征討事石介著說深取孔公之擊蛇石介擊蛇笏銘曰

以爲龍龍圖待制孔公時性以手扳擊其首遂斃則受馬憲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者公以此笏擊之此笏之功也熊子婉詞遂勳齊君之賜象北齊書曰熊安生爲博士武帝謂曰朕何如武王對

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略爲優帝悅賜象笏

履

東郭忍寒於行雪諺傳相士之詞見上雪註樂天創制於飛雲自誇昇府之句樵人直說曰白樂天燒丹于廬山作飛雲履玄綾爲質以素絹作雲朵染以四選香

振履則如烟霧著示山中道友曰春申驕侈躡珠誇榮於嘉賓史記曰楚春申君門下賓客三千餘人皆躡珠履朱生幽潛易米重名於居士

朱孔推本傳曰。桃椎結廬山中。嘗織十芒屨。道上見者。皆曰。居士屨也。爲易米置其處。終不與人接。王粲望重。蔡邕致敬於倒屣之迎。魏志曰。王粲。蔡邕見而奇之。老父齒高。賓客盈坐。聞王至。倒屣迎之。

子房崇謙於墜履之進。漢書曰。張良遊下邳圯上。遇老父。墜履圯下。令良取之。良跪以授。江州刺史彭澤取給於尊賢。續晉陽秋曰。江州刺史王弘遇陶

左右請履度。淵明於衆坐。漢書曰。鄧崇爲尙書僕射。數諫諍。每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鄧尙書履聲。劉勣作以供食。不嗜利於

兩縷之欺。謝承後漢書曰。劉勣家貧。作屨供食。嘗作一兩縷斷。勣置不賣。出行。妻賣以糴米。勣歸。責妻欺取其道。因棄不食。虞卿臨以獻言。嘗沐恩於雙壁之賜。春秋後語曰。趙相臨履擔簦來

說孝成王。賜白壁一雙。黃金百鎰。拜爲上卿。

金

公舉吳奉。雖投園之逝辭。謝安後漢書曰。張載爲廣陵太守。舉吳奉爲孝廉。載罷郡。奉齋金爲禮。載不受。奉以囊盛致載園中而逝。載齎金至廣陵還奉。開納狄人。左傳曰。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宣子納虎豹

之皮以請和諸戎。魏絳曰。和戎有五。魏略曰。田豫爲并州。有胡懷金。豫張袖受之。胡去。皆悉付外其狀。遂張袖而不逆。魏略曰。田豫爲并州。有胡懷金。豫張袖受之。胡去。皆悉付外其狀。羌豪感德。

張奐不入於懷中。續漢書曰。張奐遷安定都尉。羌豪感德。上馬二十疋。金銀八枚。奐受之。召主簿於諸羌前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蕃入致情。杜暹惟埋於幕下。唐書

曰杜暹爲御史往西覆屯蕃人資金以遺暹。望董卓之塢而起歎。漢英雄記曰董卓塢有金二三萬斤。探郭況之穴以興嗟。東觀漢記曰郭況運大鴻臚上數幸

其第賞賜金帛京。置臺延賢爰昭良主。劉向新序曰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鑄狀朝禮篤恩勳臣。越絕書曰范蠡辭越王乘舟浮於江湖莫知其終王命良工以

金寫范蠡之受漢致供俱之娛。漢書曰陳廣及兄子受乞骸骨歸太子賜黃金五十斤上加賜二十斤既歸日具酒食待族人賓客數問其家金尙有幾斤趣實以供具。遊齊惟採薪之呼。吳越春秋曰延

陵季子出遊於齊見路有遺金有披裘採薪者季子呼取彼地金薪者曰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得遺一餅反室而興慙。列女傳曰樂羊子得遺金一餅妻曰妾上壽千

金聞獻以啟笑。魯仲連子曰秦師圍趙而退平原君以千金欲爲魯連先生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者爲人釋難解紛若卽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長沙還贖於五兩。梁書曰甄彬嘗以一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後

贖苧還得五兩金彬送還寺。昌邑懷畏于四知。續漢書曰楊震爲東萊太守道經昌邑震初舉茂才王密密時爲令夜懷金庫僧驚以半酬之彬堅不受。十斤以遺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爲無知密愧而出。擲地

聞聲久稱孫綽之賦。見上文漢簾遺積自讓韋賢之經。見上丞得釵卽還乃知思永之德。宋史曰彭思永少時父爲岳州牧事公晨起就

學舍得金釵於門外俄一吏徘徊問故果墜釵者也卽還。揮鋤不顧遂辨幼安之廉。世說曰管寧嘗與華歆鋤菜管見金揮鋤與之吏謝以百金公不受曰我若私之取金不過數百金耶。瓦石不異華促而擲去之魏略曰華歆邴原

管寧俱遊學時號三人爲一龍歆爲龍頭寧爲龍腹原爲龍尾傳子曰管寧字幼安管仲之後也。九斤重王恠之不欺。益部耆舊傳曰王恠詣京師於客舍見諸生病甚因謂恠曰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乞收葬骸骨遂絕恠實金一

斤以給棺槨。更十餅美陳翼之無取。廬江七賢傳曰：陳翼到覽鄉，有長安魏少公病甚，翼迎養之，有金十餅，素二十疋，既死，翼實素買棺衾，以金置棺下，後其兄長公得金，以金十餅投其門，翼遂長安還之。陳重九斤置生腰間。

敷惠不留毀屋之資。後漢書曰：陳重嘗濟人死罪，人密投金於承塵以報恩，重不知，後毀屋得金，訪金主已死，乃將金送縣。李勉甘貧，終明啓墓之節。唐書曰：李勉少貧，

唐書曰：李勉少貧，

唐書曰：李勉少貧，□旅諸生病且死，出金曰：幸以此葬我。餘君取之。既葬，勉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鄱陽披沙而乍得，王隱晉書曰：鄱陽樂安山出黃金，鑿土十餘丈，披沙所得，大如豆，小如粟米。清河隱粟以方

驚。晉書曰：清河王覃初爲王世子，所佩金鈴，欸□隱起，狀如麻栗，陳大妃以爲不祥，毀而實之。占者以爲金是大興之祥，覃爲皇裔，是其瑞也，毀而實之，則覃見廢，不終之象也。張氏得鈞，自是諸孫昌盛。劉義慶幽

明錄曰：長安有張氏者，畫獨處室中，有鳩自入，張披懷祝曰：鳩爾來爲我福耶？止承塵爲我福耶？應嫗探社，乃啟四子才名。後漢書曰：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

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宜學，並有才名。林邑螢飛。梁書曰：林邑國有山，赤色，其中生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巴丘牛躍。幽明錄曰：巴丘縣有黃潭，石有釣於此潭，獲一金鎖，引之，遂滿一船，有金牛出，聲貌奔壯，釣人

駭懼，牛因奮躍還潭。淮南作傳，積年或化於黃龍。淮南子曰：黃金千歲爲黃龍。白澤有圖，入夜方驚於碧鼠。白澤圖曰：白鼠以昏時見於兵陵之間，視所出入中有金，雨

櫟陽而稱瑞。史記曰：秦獻公時，雨金櫟陽，自以得金瑞，故作鄼時於櫟陽，祀白帝。躍大冶爲不祥。莊子曰：今大冶鑄金，金躍躍曰：我且必爲鑊，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井邊黃鳥已飛，虛胡

人之索市。異苑曰：永康王曠井上有一洗浣石，時見赤氣，後有胡人忽求買之，未及交錢，孫氏視二黃鳥闔於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胡人不知，索市愈急，既得，撞破石內，正空二鳥處。壁下高冠乍出，歸何文